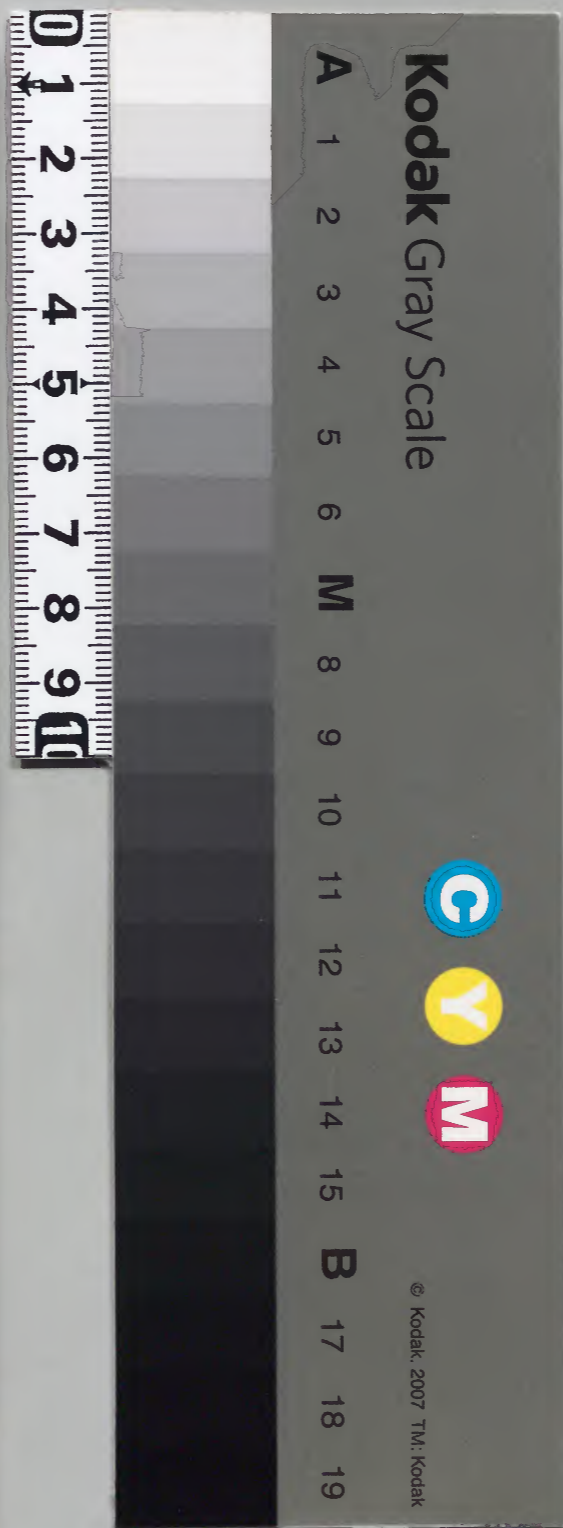


日本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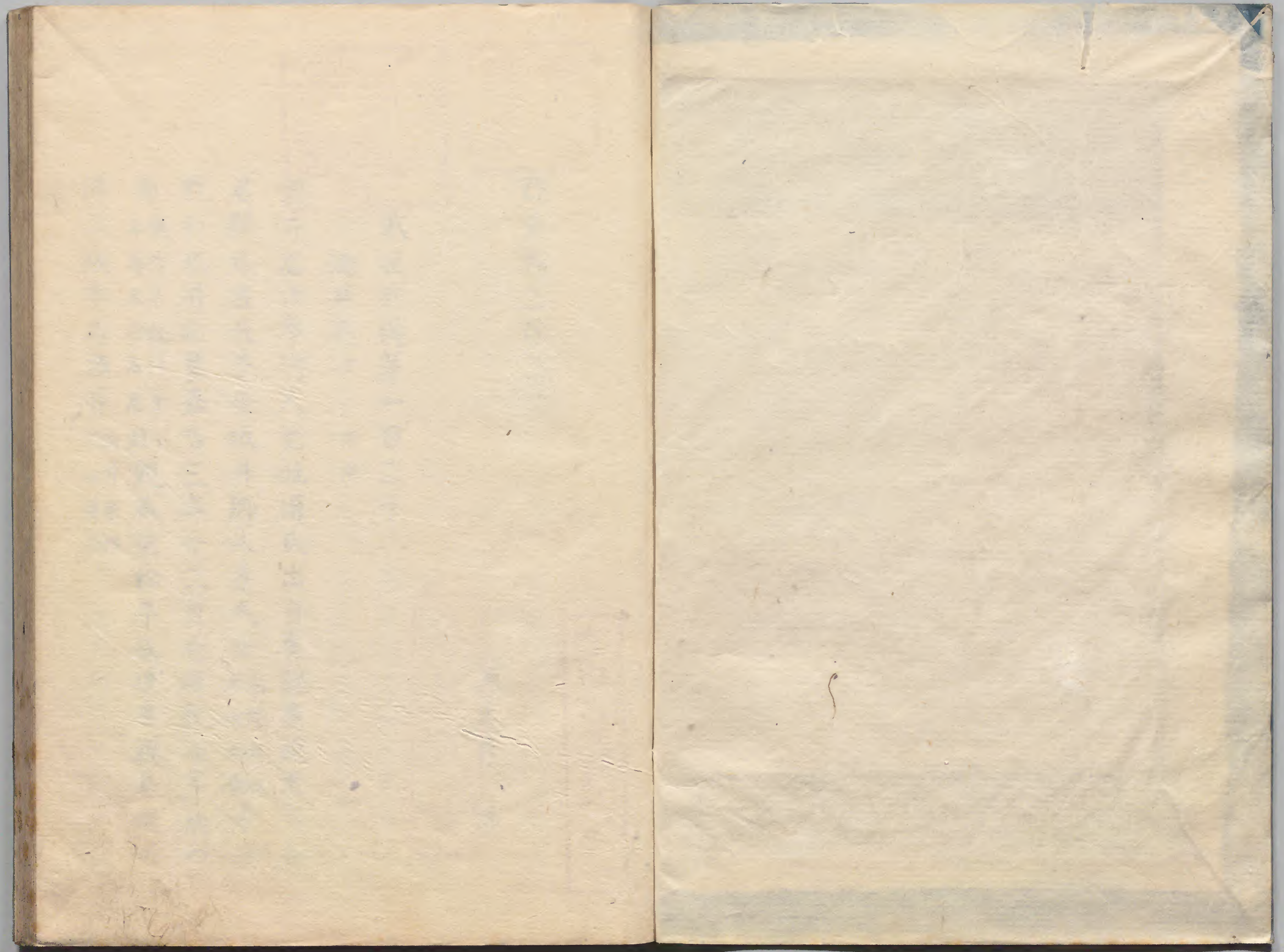
和書門			
五二九	函	架	冊
二〇〇	冊	架	冊

内閣文庫			和書
五二九	函	架	冊
二〇〇	冊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5190
冊數	200(157)
函號	139 3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野史卷二百二十

武臣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酒井忠次

忠尚

酒井忠次參河人也姓源氏出自廣親廣親者芳樹

君親氏庶長子母坂升鄉人某氏女或說云與四郎產廣

親於坂升鄉實嘉吉三年十二月也廣親小字與四

郎或作名親清字小親氏繼松平氏使廣親居坂升

鄉改坂字為酒井酒井家譜

町田久成獻納之章

淺草文庫

源忠彥修

○藩翰譜引世傳云親清生二男子兄曰親忠字
小五郎弟曰親重字與四郎文明十一年七月十
五日崇嶽君攻安祥城當是時親清歲三十九親
忠二十歲親重十八歲從後門進遂拔其城親忠
避松安君諱字改稱氏忠云鹽尻作廣親稱雅樂
助引或記云酒升與四郎忠則永享中住參列鳴
瀧後徙居大濱下宮而幽居其弟成瀨七郎忠房
太郎左衛門忠親居作手正行寺昆弟三人遠列
升伊谷宮方新田一族大館未裔也○並合記云
與四郎忠則應永三十一年奉尹良親王赴參河

弟忠房忠親並新田一族大館太郎兵衛親氏子
也未詳來由姑附備後考

忠次父曰淨賢

○野史氏按酒升家譜云廣親生家忠忠親忠親
生淨賢稱左衛門尉次曰忠賀稱將監世傳德川
系圖云廣親生氏忠氏忠本名親忠寬正四年生
小字小五郎避松安君諱字改今名稱左衛門尉
晚號淨賢生治尚忠次又酒升家譜一本云父某
左衛門尉生左衛門尉某及將監某後改左衛門
尉是為淨賢又藩翰譜引世傳云親清生親忠及

親重親忠後改名氏忠稱左衛門尉入道號淨賢
生二男子兄將監忠尚弟左衛門尉忠次親重乃
雅樂助正親父也此說雖似為詳與正親系圖不
合○參松傳云廣親生康忠左衛門尉法名瑞翁
康忠生三男子長忠通左衛門尉法名淨賢次乃
忠次李恒城為僧○又按一說廣親生氏忠字小
五郎氏忠生忠勝左衛門尉忠勝生康忠左衛門
尉康忠生忠親左衛門尉忠親生忠善左衛門尉
忠善生忠次據此說則忠次之於廣親實為七世
之孫與參松傳亦違遠矣○又按藩翰譜引家忠

日記增補云酒井將監天文十五年或作十六年屬織
田信秀而叛大樹公廣忠永祿六年一向亂復叛
東照宮似有謬大久保彥左衛門物語云酒井左
衛門尉通織田彈正忠伴謂廣忠曰請賜死於石
川安藝守酒井雅樂助衆聞左衛門尉懷貳心遽
入城入則左衛門尉率從者三五人既犇尾張實
天文十六年也又云一向亂酒井將監以上野畔
避居城走駿河將監為族長與主君爭權不能克
遂出奔其宗乃絕云實永祿七年也○新井君美
併考云忠次父名未詳家系作左衛門淨賢子也

世傳云左衛門入道淨賢子將監忠尚見家系淨賢以天文五年卒歲七十七按入道卒時忠次歲甫十三據大久保彥左衛門記載左衛門尉天文十六年叛大樹公而走尾張云是非入道淨賢又非忠次蓋所謂左衛門尉者淨賢入道子而將監忠尚昆弟乃忠次之父矣然則忠次實淨賢之孫而將監忠尚之甥也是以考則忠善生忠次之說可以為是君美考家系以忠次為淨賢之子疑以繼祖父之故矣予未審其正姑從君美所考附載以備後考

忠次小字小平次改小五郎家傳三弘治二年今川義元使參河國人築福釜忠次守之大久保黨及渡邊義綱杉浦鎮貞等佐之是冬織田信長遣柴田勝家荒川賴李率騎兵二千攻之忠次等發兵於郭外禦戰勝家被創尾兵終敗去武德編年集或逸史永祿五年九月忠次暨松平親俊為前鋒率兵一千餘巡邏佐脇八幡地佐脇城主板倉重定率兵屯小坂升東崗而挑戰忠次親俊與接戰不利分隊而退敵亦分部追躡渡邊守綱夏目吉信各殿死傷不少東照宮聞敗跳馬來援忠次等同戰宮親舞槍擊敵獲重定

遂拔八幡城集譜成六年十月忠次伐一向徒於野寺
本澄寺戶田忠次為嚮導奪後門縱火薄牙城會戶
田忠次被傷而暝忠次乃收兵而還七年六月忠次
為先鋒與小笠原康元戶田重貞牧野定成攻吉田
城小原鎮實為駿捍禦本多忠次遣人勸和平當是
時舉列屬東照宮與援食且竭致城而去宮以
庶弟勝俊及忠次女送駿為質二十二日賜吉田城
於忠次以為東參藩鎮集譜成藩九月族忠尚以上野
而畔忠次與本多廣孝擊之忠尚勢屈奔駿河集譜成
於是東照宮命忠次繼家督賜忠尚采邑梅左衛

門尉家譜十年十二月濱松城陷忠次徙守鳥德
記元龜元年六月姊川之戰為先登大擊越軍破之
九月信長復乞師忠次受命與石川家成率兵二千
赴會信長于勢多信長親自伐越軍使忠次等當江
軍忠次家成乃次勢多草津之間與六角承禎戰一
日二十餘回屢克之織田家譜二年四月武田信玄
帥師二萬三千來侵掠參河東照宮聞二連木急
親自督騎五千將赴救出途聞城陷入吉田城信玄
乃遣其子勝頼及山縣昌景騎兵八十圍吉田城忠
次督兵出城拒戰明日復戰于郊外三合忠次與甲

人廣瀨景房接檄再回信云察東照宮在城中由
山路而去藩翰三年味方原之戰擊小山田備中陣
家譜藩翰天正元年二月忠次攻鳳來寺壘拔之敵化
向笠二宮者皆潰或來降藩翰二年九月勝賴將襲
濱松帥師二萬涉天龍川而布陣東照宮親自督
騎兵七千對抗甲軍將濟小天龍水忠次馳騎追兵
臨河岸將濟水甲軍猶豫不前終揚師而去東照
宮召忠次曰汝軍功不為不多也且今日軍備微汝
謀略則敵必踰水來矣汝有三勝乎乃勸宮回師
而甲兵修鳳來寺壘戍之忠次縱火于角屋斬獲頗

多國史實三年勝賴率師二萬掠畧參河東照宮

率騎兵五千次吉田口忠次諫收軍甲兵追蹤忠次

擊走之明日又與山縣昌景相遇接言語戰于榛原

家譜三松傳五月勝賴率師圍長篠東照宮乞援於織

田信長為之後援師次阿留美原勝賴使族弟信實

及部長七人戍鷲巢寨分隊攻長篠自督師一萬五

千濟瀧津川而陣忠次謂東照宮曰願臣借公師

轉廻南傳山路急襲鷲巢而屠之則次日之戰必有

利矣宮乃遣忠次于設樂營言之初信長數發邏

騎皆報曰甲軍嚴整衆寡已知矣士卒失色信長乃

與諸將會議追忠次到召咨敵形勢對曰昨謀而得
情甲陣寡軍主驕師老自陷死地戰必捷矣信長喜
曰怯夫之瞳草木皆兵予聞左衛門勇智海道無倫
今料敵若此事無足慮者乃大饗士親觴忠次忠次
起舞坐皆敲籥為節酒闌信長問戰備諸將不對忠
次進曰愚觀之莫若夜潛兵歷間路出彼後襲取鳶
巢縱火為應前後夾擊之一舉可殲信長作色罵曰
吁癡漢大敵在前惡用此迂迴之計遂起而入諸將
皆罷尋信長馳人追忠次反曰子策大奇但機事尚
密故罵之於衆耳靖子直往矣乃分兵五千令金森

長近等屬之 東照宮亦使本多廣孝松平伊忠督
沼定盈奧平貞能率兵三千助之織田家譜是夜凌
暴雨踰山路二十一日黎明抵鳶巢縱火鼓噪而登
武田信實倉黃出戰奮擊破之獲信實若兵殲烏奧
平信昌亦併喊乘機突圍銃戟甚銳甲軍敗亂自燬
營而走追躡斬獲者多甲兵五百回戰松平伊忠死
之鳶巢既陷長篠軍潰勝賴脫走其良多斃集成家譜
六月忠次暨信昌受命如岐阜拜師信長召見嘉嘆
不止賜眉尖刀於忠次家譜是月 東照宮攻二
股城忠次為先鋒赴掛川又攻坂坊原城踰月拔之

宮議進取小山忠次諫止弗聽曰故信玄希世練武
勝賴繼之頗剛勇若聞警必來援矣我師罷勞恐非
良策也松井忠次前曰勝賴雖勇其良多殪于長篠
且今與越爭信濃矣輒得後援不如進取石川數正
亦強 宮意欲之遂進攻小山勝賴果驅聚甲信上
三列遺兵得二萬督之後援次大井川 宮聞之將
退會城兵出追躡忠次督衆奮戰為殿勝賴欲戰高
坂昌宜諫而罷六年勝賴與北條氏改相抗于黃瀨
川 東照宮欲乘其弊畧駿河忠次諫而止 家譜三
松傳
八年攻田中城又拔高天神城獲首四十二級 家譜
藩

十年春右府信長滅武田氏而還 東照宮享之於
濱松城又入吉田城忠次勸饗之信長悅賜真光作
太刀及金二千兩而 東照宮如安土入京師抵界
浦會信長遇弒 宮歷伊賀路而歸國忠次從焉尋
宮議伐逆臣先秀忠次為前鋒發軍到尾張聞賊七
班師 家譜藩 東照宮入甲斐次新府遣忠次等七
人騎兵三千徇信濃北條氏直亦帥師入甲忠次廻
計畧攻伐數回來徃七里之間遂具旅而還氏直次
若御子旬餘乞和而去 東照宮徇甲信建制度忠
次受命預知信濃十二郡事率東參兵士巡撫縣邑

會氏直率數萬騎侵掠郡邑忠次自信如甲與之接
戰數合屢克之氏直令其族氏規來乞和親送質子
宮命忠次遣子小五郎為質而後立送歸質約婚譜家
三本是冬東照宮與氏直盟子惣碩忠次為之介
三本傳三本十一年良照夫人督子歸子相忠次送馬譜家
十二年春織田信雄與羽柴秀吉構難東照宮援
信雄出師于尾張池田信輝拔犬山森長一軍羽星
與前軍相隔忠次望之靖曰武藏誇驍勇離次而前
將士不熟鍊兵法也臣邀擊而挫夜又武藏之鋒先
庶幾少進中軍以臣屬兵示我參遠之武矣官許

可使松平家忠與平信昌佐之騎兵五千馳驅縱火
于樂田羽星五郎丸急襲長一陣長一屯八幡森前
流水而立備忠次督衆涉水奮擊破之長一潰走犬
山追蹤與信輝抗衡喝噉而還斬首三百餘級西軍
始懼家譜三迄聞秀吉師十萬入美濃議營處遣忠
次檢量小牧乃決焉譜家四月長秋之戰忠次留戍
小牧聞師有利秀吉率師到長秋忠次議曰以我老
兵對彼銳戰難矣我曹為留後科發兵燬彼列寨則
彼必謂有變銳氣撓屈是我得捷之術矣石川數正
不可曰受命留守私縱兵恐非矣議不決忠次固執

淨瑜弗果本多忠勝石川康成謂不如發兵乃馳出
留後兵寡單或疑數正懷貳忠次不發 東照宮凱
旋三松傳明日秀吉軍于小松寺山碁布陣營西自
比保曼陀羅寺東至二重堀壘北及青塚尾口樂田
旗幟覆野 東照宮分步騎二萬八千為十六隊忠
次暨升伊直改為前鋒注二重堀敵前路抵東野相
抗迨日午而還敵亦不尾初秀吉部將細川忠興蒲
生氏鄉堀秀政長谷川秀一等步騎一萬餘陣于二
重堀馳人於中軍曰東師近出請戰秀吉制止曰敵
設雖驅騎於陣頭禦備嚴戒勿浪戰忠次直攻亦望

西師色動將駢戰 東照宮傳令曰彼中軍不踰二
重堀故令雖騷擾勿出戰相距一小河至亭午不接
矢王使番至收師藩藩秀吉嚴命處守而回師 東
照宮亦命忠次守清須城六月忠次攻犬
山城逼前門榊原康政代攻陷之秀吉復發師抄略
郡邑沮戰總十一合莫一有利終與信雄行成 東
照宮令忠次守清須置戍於小牧小幡而班師于參
河秀吉覘隙侵掠伊勢忠次報之 宮復入清須於
是秀吉察力不可敵欲行成憑信雄乞和以味氏令
配 東照宮請朝覲 宮將聽忠次諫曰反覆叵測

願莫西上關白故令怒再雖興兵畿邦弱兵何足懼
矣羣臣亦諫止 宮曰子輩言雖有理予亦有所慮
凡人盡心若斯奚可莫禮對初與關白矛盾士衆奮
勇予非敢畏怖羸輸預難期矣天下撥亂殆二百年
扶老携幼兆民塗炭聊靡暇日方今邂逅將歸訪一
於是予復與彼抗衡則四海再動亂餓莩溢路四民
靡所措手足矣令亡辜億兆與徒令死不若予代歿
死之母寧非愉快乎汝衆庶克慎勿壞予素意忠次
等感服秀吉亦送天瑞太夫人於岡崎以安衆庶忠
次乃從 東照宮于京師實天正十四年也 藩翰十

一月秀吉予忠次以近江田一千石及宅一區是號

櫻井邸 家譜三 次年正月忠次與真田昌幸小笠原

長時赴大坂 藩翰 十一月忠次享 東照宮于私第

家忠日記 十六年忠次致仕入道號一智 家譜藩 十

八年 東照宮大封功臣忠次不悅子家次封邑減

直改等執竭哀請 宮曰汝亦愛子子忠次流汗而

退先是忠次不能救騰雲世子于岐阜故 宮恚焉

國史 慶長元年十月卒于京師歲七十 家譜三松傳

實錄 慶長元年十月卒于京師歲七十 ○按藩翰譜

逆史 並作法名高月縁心號先求院 傳三松 忠次為關

國元臣智謀勇畧莫出其右者且配 東照宮煥光

樹孺人親昵最渥委任軍國之事家譜三迨老為嗣
子哀訢忤旨屏居于京師終歿錄實有五男子長曰家
次日康俊出繼本多氏曰信之出繼小笠原氏曰久
恒出繼福釜松平氏曰忠知字小平次叙爵梅因幡
守仕幕府為町奉行子孫相繼
家次初字小五郎光樹孺人所生也天正十六年襲
父後居吉田城家譜三十七年十一月從東照宮
于京師叙從五位下梅宮內大輔三松傳是冬秀吉
以明春將有事于小田原使家次傳令於參河諸士
十八年家次與長澤二連木衆率兵攻向井城下之

藩藩 北條氏滅轉封賜碓氷城野上食邑三萬石家譜
藩藩 庚子亂屬台德公攻上田城焚木與城兵相戰
家譜三更稱左衛門尉按諸書未十一月徙高崎城
野上加賜二萬石家譜或作慶長九年大坂冬役起從師夏
役天王寺之戰城裨將毛利勝永鼓譟來擊家次
軍軍亂內藤忠興松平康長等伍之健闘并伊直孝
藤堂高虎亦來援俱擊破之家次所獲首都三十一
級大坂大坂元元和三年加倍食邑移封于高田城後
領十萬石四年三月卒歲五十五家譜三法名圓譽
宗慶號梅林院三松傳家次有多子長曰忠勝承父

後稱宮内大輔後叙從四位下加食封從治莊内鶴
岡城羽出子孫相襲次曰直次叙爵稱右近大夫食出
羽左澤邑一萬二十石寬永七年卒無嗣而絕次曰
忠重叙爵稱長門守食邑一萬石寬文五年有罪邑
降次曰勝吉稱大膳仕幕府次曰了次次曰忠時次
曰政時皆為忠勝家臣家譜三松
傳藩翰譜
忠尚或作忠賀
又作治尚忠次諸父也稱將監世列 德川氏
元老與同族正親石川清兼有却潛之於廣忠曰清
兼等擅權奸曲請放逐之而固羣臣之心廣忠明察
忠尚與聞却誠其毒泥忠尚報悉

○武德編年集成引松平記云左衛門尉忠次為
大樹公妹婿與大原左近右衛門今村傳次郎俱
詣岡崎城清石川清兼酒井家次弗許三人退去
左近傳次與城門衛士口論遂斬之走佐崎而屬
松平忠倫去

天文十四年松平清定將發兵搃上野城嚴戒防禦
忠尚往歸俱畔廣忠進兵伐之不克集十五年九月
廣忠再攻上野清定忠尚勢屈乞降乃宥之令清定
復櫻井忠尚守上野城十六年春松平信孝搃三木
城畔忠尚復黨之叛岡崎集成明年信孝戰死忠尚

復降年月詳永祿四年東條吉良屬富永瀬戸川上大
河内改調等圍上野城松平好景承命使其子伊忠
援忠尚拒戰吉良義昭乘其隙發兵攻中嶋好景昆
第五人族從若干死之中嶋陷敵亦解上野圍而去
成集是秋東照宮與織田信長行成將適尾張忠尚
聞自上野入見日尾接境壞和輯莫害然彼實為虎
狼不如莫往方今夫人世子皆在駭彼胡信我且捐
質積好衆心疑貳願熟圖之宮曰善然約已定矣
不容中輟卿亦實幣于駿幸以見與忠尚對曰誘有
之為君哉父臣非敢惜質唯恐君齡猶弱他日失信

於衆曰吾有所置請勿為意忠尚唯拂衣而起鳥居
元忠本多廣孝平岩親吉等曰將監辭氣有互相靖
戮之以斷後患矣宮曰世臣也所言亦有理不可
叛置勿殺焉忠尚移疾不出又無反形集成
逸文

○中興源記載忠尚諫止東照宮開諭忠尚唯
諾拂衣而起宮察其色急促兵追之殆將及忠
尚遽不得歸入上野歷山路而奔駿河宮入上
野酒井與九郎高木九助森川金右衛門芝山小
助兄弟皆來歸乃以忠尚食祿賜其甥小五郎後
改左衛門尉事實係永祿六年四月云○岩淵夜

活別集古今川義元戰死而東照宮召忠尚示
諭絕駁棄質忠尚強諫而去宮察其有反形急
馳人追之忠尚不得入上野直奔駿以忠尚食邑
賜其甥小五郎命改稱左衛門尉所載不同
六年頃間忠尚稱疾竊與今川氏真通誘一向僧徒
謀作亂十月一向僧等遂聚其堂類而叛忠尚亦以
邑畔川集或德石川家成松平康高松平親久等發兵
攻上野城成集七年一向徒乞降東照宮殊宥其罪
悉赦之忠尚復服宮置而不問其罪或謳歌忠尚
害心猶弗熄川集或德八月忠尚復貳潛以上野附駿

九月酒井忠次本多廣孝伐上野內藤信成年尚少
先登有功忠尚部下柳原清政酒井重頼高木廣正
森川氏俊芝山正和等憎其反覆皆出而降忠尚不
能持遂奔駿愧怍成疾尋憂死集或列考

○藩翰譜引世傳云大樹公在駿河天文五年四
月酒井左衛門卒其子將監繼家永祿六年東
照宮與織田信長行成將監叛使人討之不得一
向亂忠尚據上野城七年棄城而遁于駿賜忠尚
采邑於甥小五郎忠次○創業紀考異云一向亂
將監據上野而畔忠次為隊長攻之○岩淵夜話

別集載今川義元陣歿而後 東照宮召忠尚議
與駿絶忠尚遂走駿賜其食邑於忠次云

野史卷二百二十終

野史卷二百二十一

源忠彦 修

武臣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酒井正親

酒井正親

三松傳或改家

參河人也姓源氏與忠次同出

自廣親廣親生家忠家忠生信親信親生家次家次

生清秀世字與四郎清秀子乃正親也正親初字與

四郎改稱雅樂助

酒井家譜三松傳

累世仕 德川氏為社

稷之臣勤勞超衆聲價籍甚正親歷安栖善德二君

及大樹公家事無大小悉預議與諸臣偕邀廣忠於
伊勢與安部石川胥議迎傳通太夫人修婚禮及
東照宮生廣忠喜擇衆舉正親令執篋刀石川清兼
候墓目役藩翰天文十二年水野忠政卒嗣子信元
背駁而通尾廣忠愕曰我憑駁之垣而得復國舊好
不可緩也次年八月絕婚會太夫人有疾命送歸之
於川屋正親熟思曰方今夫人疾病且有兒女幼稚
故令雖忤旨我不忍乃私邀夫人於宅療病又迎
東照宮令相見及其瘳遣淺羽某金田某護送之於
川屋往列十八町畷夫人謂某等曰余有所思子等

棄余於此地當還罔碕落淚數行二人對曰臣等受
命護送君于川屋何為得從命曰家兄野別不良子
等必不能生還矣余今為離別竒猶有幼君在何有
異議乎幼君之出世不遠矣必應有再會之期今使
子等死則憤怒為仇不可親睦憂懣悲泣慰諭再三
二人終拜命招邑民謂曰斯是下野殿之妹也汝輩
能保衛以奉送川屋而猶不去僅違教町顧見川屋
兵士百許人馳驅追來二人及卒皆脫歸松平家廣
室亦信元妹也同歸之川屋信元怒捕其人藏藩烏
藩
十七年三月廣忠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今川

義元隊長朝比奈泰能先驅正親援關力擊獲織田
信廣銳士鳴海大學尾軍終敗武德編年集四月松
平信孝通尾襲岡崎率兵五百軍明大寺廣忠使正
親暨石川清兼兵二百五十拒之大久保忠俊等率
精兵伏路信孝進騎伏起矢飛如雨信孝傷斃獲其
首而歸集成三永祿四年春荒川義虎叛其族吉良
義昭因正親而降邀正親于城合兵攻西尾而拔之
牧威定犇牛窪正親假守西尾城欲伐東條會義昭
士富永景通軍藤波畷欲攻小牧本多廣孝乃與正
親合衆要戰松井忠次自津平赴援成定遣兵助景

通成定士須瀨源內進要正親正親突以稍殪之廣
孝亦刺景通東條兵潰義昭遂降東照宮賞正親
功賜西尾城集成家忠日記增是冬織田信長與羣
臣議曰我先獲義元其子氏真怯懦惟東照宮漳
雖弱為駁起兵與我抗衡不抗其壯勇最可愛若夫
丹下鳴海等城秦芳兵運糧頗似失謀故我欲與彼
講和罷諸戍兵徇畿甸又如東征互相救援平治之
功速矣衆議同之使瀧川一益遣笠原新左衛門於
參河說石川數正以勸和東照宮咨詢諸羣臣僉
曰我后非駁宗族世臣先君憑義元復家國而來親

好日渥先君棄世而後彼屢悖禮拘留君於駿府
橫掠郡邑驅使羣臣徒役屢起為彼死亡于文更無
隙是為氏真欲復仇也然氏真以復讐不為念屬下
亦莫諫之者君適說之却怨陳戰爭更無援勢察
彼國勢敗亡必不遠矣與亡國之主而滅累世之功
豈非遺憾乎方今織田氏捐舊恨而求鄰好是則我
豕之幸而揭武之期矣不如速修好也宮許可令
敷正應其所請信長喜悅使水野信元為行人以修
和親藩翰譜伊東法師記東照宮如尾張盟今川氏真聞之
憤使人來讓正親遣成瀬藤六郎往駿府因驛人三

浦宗有辭曰我先人與故公世好儀准部下幣皆為
質豈有佗志哉令東照宮神雜蓄異志羣下毒孽
收有駭矣遺孥及正子但尾勢強大以弊邑密通也
日來相偏衆寡不敵姑通和好以舒難耳駭若有事
于尾靖索弊賦以當前鋒氏真意解集成六年十
月一向徒恚管沼定顯運糧與門徒鼓噪攻管沼氏
剽掠罄室而去定顯愬之東照宮令正親治其黨
正親遣人於上宮寺逮其暴戾克僧却殺其人宮
再使正親檢斬首惡以徇之克徒益怒合謀悉會
門徒反側子羣蟻遂率兵而反正親守西尾與野寺

徒及荒川義虎相戰集成藩七年二月東照宮乞

援于冰野信元將運糧於西尾與正親及藤升兵琛

縱火於野寺八百寨邊邑而進騎于西尾寇出遮路

宮命伏兵親自督募兵誘寇寇競來救信元兵伐之

戰于櫻井野寺遂破之集成天正四年正親疾病

東照宮使平岩親吉賜醫藥親來坊疾且問後事正

親令子重忠忠利執竭曰臣嘗荷洪恩敢莫奉言唯

請二子忠精各擇其畱誠心何有異矣哉三松傳君

六月遂卒三松傳錄法名繁林源昌號雙松院藩翰

備考系初正親預聞家國事麾下士神谷某過正親于

途揖之正親不知為他日某對正親頗無禮東照

宮聞之試某平素言行心操廉直勤勞不倦宮竊

謂今更壞彼非禮逐却則羣下或生履冰之疑必謂

正親濼聞又宥之則似缺老臣威權不如豫約彼畀

食邑而變約則彼必去矣乃將畀邑八百石印書正

親聞之進請曰臣聞賜食邑于某渠者非凡庸士庶

幾賜多邑宮曰渠而有誇武之癖余欲謂予八百

石而變約令卻去正親大驚曰甚不可矣印章有變

則士氣懈惰請莫違約曰汝言過矣於余坊下對汝

唐突者惟渠耳矣故欲令渠自去也正親正色曰臣

不敏浴洪恩今已若斯羣下士廢靡不屈膝拱手者
特某屢執不恭雖然臨大節棄身建功者非彼而誰
矣靖益曰如何而可矣曰願賜二千石曰以其半正
親強靖不止靖光開諭終賜千五百石 官召某具
狀命正親所請某感泣俯伏而退赴正親謝不敬之
罪而後某累功終擢為健步隊長 官常謂諸老曰
汝等以正親心可為心 藩翰譜 澁 有三男子長常永
有病不仕次重忠次忠利

重忠小字與四郎稱河內守 酒井家譜 武家補任 右兵衛大夫
家譜 三 天正八年五月刈麥于田中城外敵自持舟
松傳

寨出而追蹤重忠與部下逐擊獲首級而還 藩翰譜 三松傳

十八年小田原之役重忠為前鋒八月賜河越城 武藏

食邑一萬石 藩翰譜 史 慶長六年從厩橋城 野上 加封邑

為三萬三千石 實錄 藩 大坂兵起重忠受命守江府

城 藩翰 有四子忠世忠定忠改忠永忠世嗣父忠定

或作 稱山城守依疾辭仕忠改稱下總守仕幕府子

孫相繼忠永 或作 出為西尾吉次養子

忠世初字與四郎天正十六年叙從五位下稱右兵

衛大夫 三松傳 十八年賜食邑五千石仕 台德公 藩

譜 後賜那波 野上 田一萬石又賜近江栗田日野野洲

等田五千石為在京厨料更稱雅樂頭加食邑五千石移居善養寺野上大坂兵起從台德公為先驅及夏軍起自從中軍使子忠行戰獲首三十級大坂陣首帳累加封食邑十二萬二十石繼父居厩橋城叙從四位下任侍從為執政補任三寬永十一年大猷公朝京師使忠世為留守西城七月二十三日火發厨延及殿屋衆皆畏憚遂悉灰燼忠世恐懼避之寬永寺馳人告變公謂諸老曰火豈忠世所為矣哉縱令予居之天災何得追乎然彼避城之他是予所恠也若欲謝其罪棄其所守而去是失其職也急以斯

旨達焉忠世彌恐怖幽屏有年憑大僧正天海哀訴請免命罷職而為金奉行藩翰譜寬十三年正月或三月卒歲六十五補任三法名發向源心號隆興院藩翰譜備考系子忠行嗣稱河內阿波守叙從四位下與圖幾而卒有二男子忠清忠能忠能叙爵稱日向守累賜田中城駿河食邑四萬石為大留守居天和元年坐兄忠清事謫于彦根後召賜食邑五千石子孫仕幕府家譜三忠清繼父叙從五位下稱河內守更稱雅樂頭為先中連署為上首進從四位下任侍從為左近衛權少

將加封五萬石家譜補任延寶八年五月嚴有公疾篤嗣君未定忠清及老中稻葉正則大久保忠朝土井利房堀田正俊等胥議或謂迎立正仁親王於京師正俊離次曰何為其然有三藩在且親有館林君何故邀竹園以可備我大妨矣子議乃決迎館林君君將出家司牧野成貞謂曰議定則雖入營可也如不然則請君決意成貞乃馳登營諸老問曰君何為遲成貞靖問衆議所決僉曰議已決館林君須促登營也成貞扈從登營君入西城是為常憲公忠清以違旨罷職足居大塚別業收大手居

第

武林隱見錄

未幾卒歲五十六

補任備考系圖

或謂將有檢屍

官到忠清宗族皆謂病死女塔藤堂高久敢謂臣等以賈而聞事如不聞則臣等莫復見矣是以檢屍之議止隱見錄忠清承箕飛善守祖先節度糾索諸家舊拾登庸不遇勸板倉室矩戶田忠昌又擇奉甲斐莊正親北條氏平水野忠增皆適其畧初忠清扶佐大猷公威儀嚴肅寡言敦厚土井利勝青山忠俊候左右每忠清出二人束手改容家譜錄忠清賒中納言定家小倉色紙或謂京師某寺院所藏亦與之同忠清懷疑遣人乞而校之毫不差黑色紙形真偽已辨

乃問其傳來對曰關白秀吉所徧施也忠清以為夫
必真矣莫所疑換金銀贖者不正是必贖矣世寶不
可惑衆乃裂破投火兵家當嚴有公世囚獄司靖
曰囹圄狹窄罪人困苦願寬濶之或謂可任所請忠
清顰眉曰夫罪人之衆多仁改之不足也而今宏修
之則似俟犯罪者若罪人之多欲令寡少莫如施善
改也武家忠清居老職春李時候暖燠汗透衣襟同
僚各解褻衣曝之欄干忠清亦然解白絮袍裏以裋
退食而戒老內人內人對曰老婆終世不得從命者
錄引長子忠舉襲封次子忠寬剖領上野伊勢碓田

食邑二萬石殊仕子孫相傳

忠舉本名忠明叙從五位下稱河內守為奏者番

傳績著初繼家以父之故不被遇當是時柳澤保明

拔擢登庸衆皆求固通款殊命禁見他人忠舉屢雖

赴靖見不得一日忠舉往保明身歸途遽稱疾起憑

保明老曾根某養病而歸遣使懇懇厚謝之遂得通

懇款因再得顯著隱見進從四位下任侍從襲封為

寺社奉行轉為大留守居更稱雅樂頭而罷職任左

近衛權少將結新墾田於本封領十五萬石寶永四

年靖致仕更稱勘解由三松傳績忠舉初為奏者番

每候西湖間父忠清為大光衆皆畏敬忠奉自弱冠
每晨明試騎于馬埒有暇則修練劍法食後憇息少
時學文講書與懈倦之色喻羣臣修業每憂適子忠
相多病不似父手錄士林常召佐藤直方講文一日
講竟宴飲直方曰夫我邦者智慮超萬國雖異域事
歷悉傳來一事無缺惟有一奇事而已衆恠問曰人
各求師學道傳其業鍛鍊精熟得其蘊奧然我國俗
頻年雖有大事敢不以澄古規不率師傅且不諭後
來可否之得失唯攬己意決斷思慮衆亦莫敢難者
是何為者衆翻案不得請問其意直方曰國家改

勢也和漢俱由聖教准神旨盡心執務尚擇賢良方
正諭辨取捨或聞民間俚語閭巷童謡考豐凶察風
俗試政治可否以布令於天下如今不鑒尚古不諭
得失不擇賢良唯攬上看之言衆稱諾以一人之言
係億兆是非輕自伎藝乎可謂奇異也手錄窓乃子
忠相繼父稱推樂頭叙從四位下子孫相襲明和中
徙封姬路城磨插世為藩鎮
忠利小字典七帝天正十二年攻蟹江城有功藩翰
十八年賜武藏河越田三千石三松傳庚子役從
台德公于山道後期并伊直改右性真公子忠吉間

之忠利不平之謂直改曰 世子後期自有曲折
太公不必深尤今妄訪病何不為 世子地直改曰
我惜 世子貽嗤于天下憤惋之深不能不言忠利
勃然變乎色曰縱令 世子有過而失矐於 太公
百方調護子之職爾今行營賜言以乘其罅獨何與
猶有餘言吾意決矣撫刀而進在座驚救乃罷衆食
曰彼夫也信駁之役嘗以武聞今日之勇賁軼之
東照宮及 世子皆聞而壯焉逸史次年賜田中城河
食邑二萬石三松傳藩藩藩慶長十年叙爵稱備後
守武家補任十四年賜河越城累加賜食邑三萬七

千石後預聞國改三松傳寬永四年十一月卒歲六
十六松傳法名泰雲建康備考系圖或曰 東照
宮塔左右曰嘗聞忠利封邑農夫有名備後者忠利
家人諭之曰莫犯領主稱呼農夫愕然歎請曰我多
年住此土貢稅先衆租賦不懈今其何罪郡邑率通
稱僕決不改惟可謂不運願更稱大守名弗服忠利
聞之曰苟為民不懈貢賦可賞之至也彼者此土之
備後矣不可敢咎焉凡人有智慧者逞已威而若衆
立我而傷人忠利質性溫順仁且智彼之子孫必有
興者矣手錄藩有六男子長忠勝繼父次忠能稱和

泉守次忠重稱壹岐守子孫並仕幕府次忠久稱左
京之助蚤死次忠次稱藏人子孫仕幕府李忠未稱
内匠為忠勝臣

忠勝小字與七郎母光源孺人 東照言妹也武家補任

柳營譜畧忠勝迨成童如癡衆目呼酒升太郎殿當忠利

在田中城駿府失火忠勝馳騎而到從者途渴飲水

忠勝曰人皆臨渴處飲水則必咽先嗽而後可飲矣

衆驚嘆火延燒弗熄移刻或飢據酒肆沽酒又曰宜

食酒糟人舉嘆其智時甫十七歲柳營錄慶長十四年

叙從五位下稱讚岐守補任三賜下總田三十石藩

譜元和六年仕 大猷公尋加賜七千石累加封邑

五萬石父卒繼遺邑增封十萬石叙從四位下任侍

從家譜補任寬永七年七月忠勝受使命朝京師任右近

衛權少將 明正天皇行即位禮賜天盃轉中將固

辭叙從四位上草翁十一年轉封若狹併領敦賀越前勝

山安房山或等田食邑十二萬三千石十五年補大

老明曆二年致仕家譜補任而諸老有司就問改事

者迄死不绝柳景錄萬治三年剃髮號空印寬文二年

七月卒歲七十六家譜補任法名傑傳宗英號空印

寺備考系圖忠勝大智小事如愚舊章錄度量宏偉不

隔老少緇素聞善言輒納之仰景錄執政多年寵遇厚

隆敷享大猷公于私弟先後益被眷顧時登宮

嚴有公亦恩遇及疾篤也顧閣使者頂背相望賜醫

藥侍臣來省病續王代當時蒙恩顧無比稱名臣第

一初年壯在參河乾龍海寺僧受戒野燭談忠勝在

職之日或架橋於六鄉隅田二川或謂恐壞府城堅

要矣忠勝哂曰凡有天下者以人為干城令衆困勞

河海非善改若時險據要何一日得全諺去王道如

架洪河霸道如漕野航洪錄明修造勢多橋而有年

大津代官小野半之助靖每三年更修造忠勝曰橋

柱朽損行旅如有過則奚可俟三年速修補焉夫橋

梁者以久故為美泰平之兆也不朽壞則不可改造

君代之長柄橋以舊為美談仰景錄忠勝牛籠在江

山莊故存二重塔以葺葺之或謂更以葺之不可曰

故舊亦可愛大猷公遊覽古舊甚適意賜號曰山

里他日延燒有馬直純贈以故來所在瓦棟門忠勝

建之於山莊棟尾附直純家章瓦紋忠勝存之不改

燭手談錄大猷公壯時僅與左右夜潛行或颯諫弗聽

每公潛行有正履寒夜或溫之者公恠竊探之

忠勝每覘公出密從行燠履于胸懷以備焉於是

公感悟其志竟止微行忠勝受封于若狹問貢賦舊
額於前守護京極忠高忠高對曰我家士伍伍九郎
兵衛能清記之惟有鷹場在又在西城望海面風致
最佳也忠勝笑曰真上臈也忠勝初入國親自割賦
諸士宅地或命改街衢為市場又栽松樹於熊川敦
賀及丹後街路或多栽柳樹以殖國中云 大猷公
內命將轉封於駿府十八萬石固辭曰 太祖之遺
蹤臣何為能當之又命封甲府二十四萬石又辭曰
信玄故趾臣不當也不拜又令素心尼竊命加封江
列志賀高嶋二郡且曰初固辭命再回今復辭之恐

不敬矣對曰臣既賜封邑分已足矣若命加賜固辭
不敢拜命而謂曰自往時恩遇臣受大封者驕泰覆
宗者前轍尚多臣亦非無驕侈之心者然則公私共
所不拜似為是臣故令終生雖謹慎迨子孫亦不可
撤其心是以辭焉一日迎真田信幸曰卿祖先甲列
故冢也信玄而來必有兵學之傳矣願得聞焉信幸
對曰嘗聞兵法有惠世臣也請問用兵之法曰以不
失禮為軍法要領仰景錄或曰忠勝享 嚴有公于山
莊別亭致仕拜參日光山而削髮奉 大猷公神牌
于山莊禪院長安寺初奉遷之日儀衛如現存自奉

神牌每朝手自摘花汲水敬慎祭祀戰兢如在手錄
明曆丁酉春正月烈風暴怒塵埃蔽空火起數處空
印馳人于板橋高井戶千住諸口多燹采穀運輸之
邸第猛火奮亂焱烟焦天燒死傷亡充溢街巷道路
為塞空印發倉廩多救士民後二年萬治中火揚起
嗣子忠直時為羅城防火司督士卒警衛焉居第延
燒空印登堂謂酒井忠清曰修理者幕府之護衛非
備防火者且保居第督士卒以備不虞之變矣即日
使他人代忠直挽空印一言以為後世規矩迄今諸
城館主居第燒亡則命免其役手錄或麾下士謂空

印曰令子備列聰明嚴格世皆稱焉空印正色曰虛
則空實則衰弊之基足下遠慮實如指掌也士不解
揖而請問其故對曰譬諸小祿士如有二三奴隸嚴
遠進止則舉動困窮志思曲迫蒙智昧方終令其身
方凡庸也使之行命氣屈量折牽法繫制每事不能
果於是忿懣其拙劣者可謂墜矣又比之諸樹木培
養以時灌水不浸其弊刈副延其屈曲而後以可作
材用也或植栽不歷日時曲撓萌芽則不得生養不
可作棟梁二三士人亦復然矣諸士衆多法令細密
則不遑憩息不能伸一身若備後每常與微祿者交

唯立一身嚴密法則稠密法令必有犯之者其犯科
輕則不可糾重且人情不信後來不犯法者若干當
是時難處罪科自緩法度故後必大有違犯者古今
同一轍是謂君子弄法小人犯刑也苟定法制者大
事也能臧察風土討論議謹慎擇其善良者雖毫
髮不辨理非則號令不行兆民不睦國家必衰可不
慎乎手錄窓乃空印老後謂左右曰或日與伊達正
宗相遇于營中大廡間正宗曰瀆岐殿請武戲一曲
對曰諾迺與正宗角力遂掛大腰投烏井伊直孝在
後曰瀆岐殿莫臆如不克則我為關不可為麾下名

折矣一日享正宗於茶室正宗數請茶器點視之有
一茶匙十利休所造正宗捨見數回曰無曲也乃折
裂之歸去使者來謝其不恭貽紹鷗製茶匙古錄
小濱城前門架橋京極氏所造也空印以傳子孫及
孫忠隆繼封欲更修造橋空印侍士永田三右衛門
尚存聞是議進曰臣嘗聞當時勢多橋改修之日太
主公說小野氏以賞故舊臣侍坐得預聞焉不朽楨
諸莫更造忠隆可之加修補而罷手錄有四男子長
忠朝次可一出為青木室種養子次忠直李忠經梅
民部登苑

忠朝叙從五位下稱備後守寬永中為若年寄尋免
稱疾辭仕家譜著或年幕府修先世遠忌追悼作善
之事松平信綱校勘欲定費用忠朝弗肯曰凡作善
之為旨也諸事寬敞令卑賤者被恩慧乃追悼作善
之所詮也如雇其費則不如不為信綱所議乃罷寬
永中嶋原賊起板倉重昌赴伐未平更擇將帥或謂
忠朝當其任矣忠朝亦預命裝甲仗而信綱受命而
發忠朝退出而投却器甲去初島原賊起幕府
擇目附于衆忠朝傳命於一壯士大久保忠教嘲笑
曰世已屬澆季年弱受命而發軍場與蓆薦上異也

非食美味之類也壯士對忠教問答相諍將及事忠
朝厲聲叱壯士曰足下當撰盍速發士畏伏而出忠
朝徐謂忠教曰足下以故老所稱何言之不遜矣雖
年弱不用則何日為用矣足下大言人或恚之嘗聞
足下鳶巢先登時十四歲也雖年弱不可謂無功忠
教弭口忠朝乃入忠教顧衆曰阿兒雖弱已侮可恐
嗚呼忠朝每愛隊下諸士或畀器仗衣食聊有不遜
者泣下逐却之翁草忠朝遊山取葦路途左右葦多
生行唯取一茵登山上眺望之地披書讀之以遣興
仰是寬文二年四月卒歲四十四家譜酒井法名獨
錄

立葉仙號用運院

備考系圖
謚號考

子忠國字勝之助寬文

八年割忠直封邑一萬石居勝山

安房

是時稻葉正則

曰匠作子孫猶當繁殖然不可減祿邑不充十萬石

而割予萬石於子姪頗過當也忠直對曰我宗乃家

兄之有也不幸而我繼宗阿姪乃兄之紀念萬石猶

且為不足乃割勝山及敦賀內並五千石

翁草
燭談

叙從

五位下稱越前守列侯藉為奏者番兼寺社奉行加

賜五千石子孫相傳

家譜
墓銘

忠直初稱執負叙從五位下稱修理大夫襲封而後

進從四位下任侍從

家譜
三

忠直因家格候西湖間

適子候雁間次子列結衆忠直多病或不面識者會

登營入老中浴室盥嗽目附某未識為忠直而充之

忠直徐曰足下居職室其任我多病而未識足下請

為相識懇詞慙慙目付慚服會土屋敷直來見目付

在側恠問莫對忠直曰我與渠未相識故引見之耳

敷直猶弗解窮問得其實乃謂其不明而召大目付

託之謂曰修理殿寬宥故不窮其非後來且努力相

傳稱忠直溫厚

手錄
燭談

忠直居常曰武而不講武則勇

銳境屈亡家之基也每月定軍備會議之日時自士

隊長迄用人更譯購一粒軍器不足修不虞用度命

厯吏令諸士年弱者練騎雖宿直學射于邸勵勉諸
士武藝又定灑灑打馳驅馬搏太鼓修鍊兵具每夏
來修水練在國狩獵山河屢觀諸士技術延實中生
堀田正信事閑居或士問如試馬何忠直曰愚哉言
也夫馬過馭期則難矣失何妨之有謹慎以為主後
年春遇赦迄今年春猶未登營歲首規式事畢而後
登營或問其故曰我如平日執竭有故事必賜命是
春而亦拜命則罪既似消君威可懼我畏敬而視之
於天下也又幕下每有出行則忠直着禮服端坐于
正室而候其還雖終日弗懈令諸司悉列在聞還城

之報訪安否而罷又父子之間親睦避人密語教誨
衆畏憚以視臣庶禁錄士林長子忠隆嗣次子忠柁
叙爵稱左京亮分敦賀前越田一萬石列侯房譜續藉
能承父風撫諸弟勵文修武禁錄子孫相繼
忠隆小字千熊九改勅負叙從五位下稱勅負佐天
和二年襲封進從四位下改稱遠江守武家補任忠
隆資性敦厚自預聞家勢負享元年歲且世臣藤原
某死與子靖養嗣承食祿以為歲首祝賀中老臣胥
議歷五日而後聞之忠隆不候其言之終曰夫某者
累世宿臣奚為躊躇若斯乎對曰以歲祝故然渠父

祖三世有勤勞願許其所請矣忠隆曰彼臨死期請
立嗣是不容易之事也我疾聞之速許彼所請而令
就死是愛士之道也乃令其弟為後諭諸老曰苟武
人之所憚者非死者之類也若家士無上下死而無
繼者深憐惜其絕嗣徧索其所緣欲令不絕衆感戴
焉或告年弱放逸者忠隆弗納曰壯弱者荒暴深以
不足咎凡為武夫者老後必可作用也為其隊長者
能教諭開導焉忠隆稟性苟不壞苟不納常招道德
賢名者為朋友獨對燭讀書引鶴山野宜卿令講論
退食自公講武修射御善達騎射流鏑馬馬埒七十

五間縱矢三的百發百中又熟水練好理學平素坐
禫恰如愚魯負享三年在國疾病適子忠囿賜暇日
夜二十八刻就國者病忠隆扶病起坐先問幕府安
否而慰撫急驅之勞及疾少有間忠囿請巡視城郭
忠隆揮頭曰我以疾病故子賜暇來看病未聞賜在
國之命倘欲之他日更請而後可觀也使忠囿城外
茶園小亭迎入羅郭時引見古錄尋而卒子忠
囿叙從五位下梅勣負佐嗣父而後叙從四位下忠
囿五世忠貫

忠貫繼家梅修理大夫叙從四位下前世奢侈之後

國中衰微忠貫折節守儉娶大納言源信通我久女嘗
命禁繭紬而上當入輿日久我家臣請曰冠婚人倫
之大禮請用絹綾忠貫曰否不有始而有終者鮮矣
不聽國中奢靡風俗忽變未幾國饒民富設學館講
經書使士民預聞親自亦時出席迎西依成齋為師
以學文城下有病大嚙少女少女代主人嬰兒死忠
貫為建碑表其忠每忌日必詣其墓去明和季年田
獵一農父獻美玉忠貫曰是乃祖先傳來善收以為
寶左右曰卑賤無益請收藏之曰彼之寶乃我之寶
我之寶乃彼之寶也亦何為有別忠貫憐民謂欲免

三年租稅未能云翁草引小濱
侯賢行錄忠貫與子忠進嗣忠
進實支族忠香六男叙爵梅鞞負佐文化三年繼封
梅嶺岐守歷職文化五年冬為京師所司代進從四
位下任侍從頗有名譽人傳梅之後為老中改梅若
狹守文政十一年正月卒養弟忠順叙爵梅修理大
夫襲封叙從四位下而老忠進子忠義嗣現矣

